

中短篇小说集

网眼儿

荒城◎著

中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四

老姜头走进屋，大军还鼓着气，见着老姜头，才慢慢瘪下来。

“爸，你都听见了？”

老姜头坐到凳子上，瞅了一眼瘫在炕上的大军，大军露着半截残腿，像火燎过的木桩子，心里便生出一些惆怅来。

“两口子睡在一个被窝里，有啥话不能好好说，总吵啥？”

大军扭了一下身子，耷拉下眼皮：“心里不好受，总想发脾气。”

“不好受就挺着点儿，谁没有不顺心的事，吵架顶啥用？”

大军没话说了。

老姜头也不说话。自从大军压折了腿，老姜头也不开车了，回到大修厂当了修车的师傅。不开车，人就不精神了。老姜头在心里有点能理解大军的处境。

“爸，你心里也不好受？”

“……”老姜头卷上一棵烟呼哧呼哧抽。

“爸，你就别操心了，二梅是个有文化的人，办啥事心里有主意。”

“鬼迷心窍。”

停了一会儿，老姜头接着说：“守山这小子多好，从小看着长大，知根知底，咋就相不中？”

大军看看老姜头，试探着说：“爸，你是不是看我这个样子，不想叫二梅找个开车的？”

老姜头没回答，低着头使劲抽烟，飘忽的蓝烟遮住了他的半个脸。

“爸，你别净往坏处想，能都像我这样吗？我看青林比守山强，人长得精神，还会来事。”

“不是什么好东西！”

老姜头撇了烟屁，拧起树皮一样的眉头：“哪有没结婚先什么的，好人能干出来？”

“爸，这事你也不能都怪他。”

“不怪他怪谁？”

老姜头突然放大了嗓门，随即又低下头来，掏出烟口袋，慢慢地从烟口袋里往出抠烟。

“跟铁柱在一块学不出好东西！”老姜头恨恨地说。说完又觉得说的不合适，就瞅了一眼大军。

大军不说话，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。

老姜头俯下身子，继续呼哧呼哧抽烟。

铁柱一开始并不恨老姜头。有年冬天，铁柱开着“圆条”车从山上回来，爬大岭的时候，迎面开过来一辆吉普车。铁柱鸣笛，要求对方停车，可吉普车还大摇大摆往下冲。铁柱心里憋气，在错车的时候，向右一打舵，把吉普车抽进了路边的沟里。这件事把天捅了个大窟窿。吉普车里坐着林业局一个副局长。副局长把天灵盖碰出个大紫包，气急败坏地闯进了林场场长的办公室。

林场场长是铁柱的姐夫。铁柱跟姐夫合不来，看不惯林场场长芝麻大的官的那种牛×样，最早在姐夫家住，后来就搬出了场长的家，住进了林场宿舍。

铁柱被叫进场长办公室，老姜头也跟着进来了。铁柱进了屋，场长就张牙舞爪地把他训斥了一顿。铁柱心里害怕，一句话也没敢说。场长咆哮完了，把威风夹到裤裆里，问副局长怎么办。

副局长听出了场长和铁柱的关系，矜持了一下，还是没给姐夫场长的面子，比场长还牛×地一挥手：

“开除。”

铁柱一听要开除，当即双脚就离了地，扯着脖子和副局长一伙人喊了起来。

老姜头坐在沙发里，一直没插话，等吵闹声小了，直起腰来，故意咳嗽了一声：

“我说两句。”

屋里立刻静了下来。副局长转过脸来问：“师傅，你什么意见？”

副局长是老姜头的徒弟，也是开车的出身。

老姜头说：“我的意见很简单，什么大不了的事，算了。”

副局长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又追问了一句：“你说啥？”

“算了。”老姜头大声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老姜头瞪了副局长一眼：“这事不能全怪铁柱。你也开过

车，林区开车的规矩你清楚，你要停车，哪有这事。”

“他是故意伤人！”

“他故意伤人，你故意不停车，这个哑巴亏你就吃吧。”

副局长不甘心，还要争辩。老姜头也像个领导似的，手一挥说：“不用争了，就这么定了。”

副局长见无法反驳，又说：“那我的车怎么办？”

“送到大修厂去，我给你修。”说完，倒背着手走出了场长办公室。

因为这件事，铁柱心里十分感激老姜头，总觉得欠老爷子一份人情。

老姜头把大梅嫁给大军，彻底改变了铁柱对老姜头的看法。按理说这也不能怪老姜头。你铁柱对大梅有意思应该去和老姜头说，老姜头若是不答应，你骂他都行；你不跟人家说，反过来又怪人家，这道理讲不通。铁柱心里也明白这一点，但这是涉及女人的事，道理归道理，该恨还得恨。

大军结婚那天，在林场食堂摆了酒席，整个林场的人都来了。铁柱咕嘟咕嘟灌了不少酒，借着酒劲，摇晃到大军眼前，照着大军的前胸擂了一拳。

“大军，服你了，你小子有着，用兔子换来个老婆，便宜！”

大军已经美得听不出别人说啥了，使劲拍了拍铁柱的肩膀：“铁柱，今天高兴，多喝几杯。”

铁柱把酒杯举过头顶，一扬脖子倒了进去，然后拽住大军，对着大军的耳朵说：“晚上替我多干两下大梅！”

说完就一步三摇离开了酒桌。

从食堂出来，铁柱一个人爬上了后山，钻进树林里哭去了。

铁柱目睹了大军被轧的全过程。不管怎么说，大军是因为自己才遭难的，铁柱心里很难过，一直侍候了大军三个月。回到林场以后，内疚的铁柱不知道做些什么，就帮助大军家干活。拉拌子、买粮食，女人干不了的活铁柱都干。

夏天是林场生产的淡季，各家各户都趁这个时候收拾房子。大军家的板障子不行了，铁柱叫上青林等一帮小哥们拉着一车板皮来给大梅家架障子。

别看这个地方是神州北极，夏天的晌午太阳离得很近，热起来毒辣辣的。铁柱光着膀子干活，汗珠子在脊梁上跳动着直往裤裆里淌。

大梅穿梭在男人们中间，一会儿端一瓢凉水，一会儿送一块湿毛巾。大梅穿了一条半截裙子，哈腰做事的时候雪白的大腿露出大半截。铁柱被这白光惹得心里直敲鼓，就拉开架式拼命干活，干了一会儿又忍不住抬起头来往大梅的腿上看……

下午，喝完酒，青林领着人去河里洗澡，大梅要回娘家接孩子，铁柱要开车送她去，大梅就上了铁柱的车。

铁柱开车从大梅家出来，一拐弯冲出林场上公路。大梅问：“上哪去？”铁柱说：“前边。”大梅又问：“干啥去？”铁柱不回答，把车开得飞一样。

一口气开出去十几公里，铁柱嘎吱刹住车，扭过身来面向大梅。大梅看见铁柱狼一样的眼神，吓得向后躲闪：“铁柱，

你干啥？”铁柱不说话，伸出了两只粗壮的胳膊。大梅大叫：“铁柱！铁柱！！”铁柱把大梅抱进了怀里……

完事。铁柱坐起来目视前方一句话也不说，等着大梅向他发脾气。

大梅把扣子一个一个扣上，又轻轻理了理头发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低声说：

“快回去接孩子，太晚了。”

五

大兴安岭的早春，天气依然十分寒冷，随着气温一天天转阳，积雪才开始慢慢松软，只有到了五月，积雪彻底融化，才能渐渐呈现出绿色。

春天活少了，青林就每天和铁柱在林场闲逛。青林人长得精神，一米八几的个头，身板直得像棵白桦树。别的司机整天油渍麻花的，他却从不穿脏衣服，一看就与众不同。在林场所有的知青当中，最招人喜欢。

晚上难熬，青林就和铁柱喝酒。铁柱喝完酒不愿意睡觉，便拉着青林在林场东奔西窜。铁柱和青林在街道上晃，吆五喝六的，住家的狗们就大声狂叫，弄得人心慌慌。

屋里的人抱着膀子打着呵欠推开房门，大声问：“谁呀？”

铁柱说：“我！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玩儿。”

“操！”

出来的人骂上一句，哗哗撒泡热尿，便打着牙巴骨跑回去了。铁柱哈哈大笑。

半夜，青林让尿憋醒了。尿尿回来，见铁柱没睡在床上，就点着一支烟等铁柱。一支烟抽完，铁柱还没回来，青林就又躺下睡了。

一连几天，青林半夜起来，铁柱的床都空着。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，铁柱又回到了床上，睡得死猪一样。

晚上，青林把一只铁罐头盒偷偷摆在了门口。

心里有事，没睡踏实。迷朦中，青林听见当啷一声脆响，偷偷睁开眼睛，看见铁柱正蹑手蹑脚往外走。青林急忙披上衣服，躬着身跟了出来。

夜有点儿凉，出门就打了一个冷战。青林靠在墙上，听见铁柱的脚步嚓嚓远了，从墙角探出头，看见铁柱径直朝食堂走去。

这个时候在食堂只有大梅，她每天早晨起早给知青做饭。青林明白了，蹲在原地没动。蹲了一会儿，青林不死心，便猫一样跟了过去。

食堂是一溜砖房，饭厅里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灶房亮着灯。青林屏住呼吸来到灶房，轻轻探出头来往里看。灶房里灯光明亮，大锅里的热水腾腾冒着蒸汽，没有人影。青林松了一气，把脸贴到玻璃上，仔细搜寻，仍然看不见人。心里奇怪，想去别的地方找，正要挪步，隐约听见灶房里边传来女人的叫声。青林慌忙站起来，顺着声音往里看。

在灶房里间的案板上，铁柱和大梅扭结在一起。青林借着灯光看清了这赤裸裸的场面，人像触了电一样，傻了。

夏天，从地区和县城来的知青一个接一个往家跑。林场了解知青们的苦衷，对此也不计较。青林不愿意回家，回到家里有父母管着，反而受约束，不如在这里像个游神一样好。青林自己有个计划，准备在招干考试时考上国家干部。报考干部有条件，工龄要满五年。青林当了一年徒工，开了两年车，还差两年。别看青林整天跟铁柱混，但心里有数，夏天没活，青林玩够了就找书看。

林场的夏天很清静，人们不干活了，日子过得悠闲，人也变得懒散了。上午，铁柱买了不少酒，要上江边给守山的工段送东西。铁柱说黑龙江里的鱼多，叫青林也去玩几天吃点儿鱼喝点儿酒。青林嫌山上的瞎蜢、蚊子咬，不想去，铁柱就拉着守山走了。

剩下青林一个人，觉得孤单。中午吃完饭，躺了一会儿，天气闷热，没睡着，青林就夹着一本书走了出来。

路上没有人，一丝风也没有，整个林场都打蔫了。青林顺着大道往前走，晃晃荡荡踱到了河边。在河里洗了一把脸，凉快了一些。复又上了大道，正想往回走，忽听远处传来一阵嘹亮的号子声。

哈腰挂呀，哎嗨；掌（撑）腰起呀，哎嗨；站稳脚呀，哎嗨；向前走呀，哎嗨；左摆尾呀，哎嗨；轻放下呀，哎嗨……

青林头一次听到这样豪放的号子，在这个寂静的晌午，这

响亮的声音使青林的精神为之振奋。

青林顺着声音来到贮木场。贮木场里一群汉子正在归木楞。汉子们顶着烈日，个个光着膀子，扎着宽腰带，黝黑的脊梁上滚动着汗珠子，脖梗子上的腱子肉在杠子下一鼓一鼓的。青林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肩膀，在路边的一棵老松下坐下，看这群汉子抬木头。

这娘们呀，哎嗨；别着急呀，哎嗨；说说话呀，哎嗨；开开心呀，哎嗨；睡一觉呀，哎嗨；解解馋呀，哎嗨。

青林抬起头来张望，看见一个妇女从路上走过来。妇女走得不紧不慢，号子叫起来时，向这边瞥了一眼，继续不慌不忙地走，像没听见一样。

青林在心里觉得好笑，暗暗佩服这些汉子们。

一阵凉风从山坡上飘下来，在老松下荡来荡去，青林顿觉周身一阵清爽。

这小姐呀，哎嗨；长得俏呀，哎嗨；个头高呀，哎嗨；腰条顺呀，哎嗨；走走路呀，哎嗨；像天仙呀，哎嗨……

青林再一次抬起头来往路上看，眼睛突然亮了起来。路上走来一个姑娘。这姑娘穿了一条藕合色的长裙，高跟鞋轻盈地敲打着路面，肩上的黑长发像清泉水一样欢快地跳动着。青林看不清她的脸，但从侧面的轮廓和挺拔的神态断定，这女孩像个仙女。

青林被这女子所吸引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，直到她下了公路，进了林场，身影被挡住了，才缩回伸长的脖子。

第二天，青林又坐到了这个地方。

……这小姐呀，哎嗨；别害羞呀，哎嗨；逗你玩呀，哎嗨；没坏心呀，哎嗨……

随着号子声响起，姑娘又走在了路上。她还是昨天的穿着，还是昨天那种仪态。只是走起路来不那么匆忙了，步伐稍慢了些，显得举止更加优雅了。

青林看着她走过去，悄悄站起来，在后边远远地跟着她。

青林跟在后边，在心里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同路人，不怕被姑娘发现。

姑娘始终没有回头，趾高气扬地往前走，来到林场，拐进林场的大门，绕过林场办公楼，进了后边的卫生所。青林停在了林场的院子里。

——青林一连跟踪了她三天。

第三天，青林还没跟到场部，看见铁柱从车队门口跑出来。铁柱手里拎着一只破桶，大声喊：“青林，你干啥去？”青林站住脚，等铁柱走到跟前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没事，瞎溜达。”铁柱把桶往地下一顿说：“看，这鱼好不好？”青林猫下腰，看见里边有半桶鱼，鱼都活着，活蹦乱跳的。铁柱又说：“叫你去你不去，江水炖江鱼，太美啦！”青林没接茬儿，摆了一下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先别说这些，告诉你，林场来了一个姑娘，以前没见过。”

“在哪呢？”铁柱大声问。

青林说：“卫生所。”

“卫生所？”铁柱一听泄了气，“咳！我当是谁呢，肯定是大梅的妹妹二梅！”

“二梅？我怎么不认识？”

“你上哪认识去，她在地区上卫校，今年刚毕业。”

“回咱们这上班了？”青林问。

“啊。”铁柱说：“你想见她吗？”

“想……”

“我领你去。”铁柱拎起桶要走，青林拦住了他。

“现在去，好吗？”

铁柱说：“有啥不好的，在一个林场上班，早晚不得认识。”

青林一想也对，就跟着铁柱去了。

铁柱进了卫生所就大声喊：“二梅，二梅！”

二梅从房间里走出来，笑着说：“铁柱哥，是你，干什么？”

铁柱说：“看看你。”就领着青林进了屋。

二梅已经换上了白大褂，戴上了护士帽。帽子下的二梅皮肤细腻，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，样样都透着磁力。青林不敢正面看她，就有意漫不经心地一遍一遍扫视。

又扯了几句闲话，铁柱说：“二梅，给你介绍一个朋友，这是我兄弟青林，这小子有文化，家不在这儿。”

二梅瞟了青林一眼，微笑着说：“我见过。”

“你见过？在哪见过？”铁柱问。

“他跟了我三天。”

青林的脸突然涨红了。

铁柱转过身来问：“有这么回事吗？”

青林慌了心神，不知道怎样回答：“没有，我……我看书去了，碰巧遇上。”

“哪有这么巧的？”二梅不愠不怒地说了一句，就去摆弄桶里的鱼。

铁柱向青林使了一个眼色，笑着说：“别管咋说，你们认识了就是缘分。二梅，你把我兄弟当成坏人啦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你看我兄弟这样，像吗？”

二梅转过身来，正对着青林夸张地说：“像……”

六

夏秋之交林场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。这件事的起因荒唐，直到后来才弄清楚。之前，知青王小丽的丈夫来了一次林场，可能是因为夫妻长期不见面，做起事来有些没出息，把秽物弄到了床上，两个人谁也没注意，第二天就一同回地区了。

和王小丽同屋的是卫生所的夏大夫。夏大夫是个离了婚的女人，家在县城住。夏大夫从县城回来，发现自己的被褥脏了，愠怒之下把床单和被单拽下来，抱进了林场书记的办公室。

铁柱被叫进书记的办公室。

铁柱进了屋，书记说：“铁柱找你调查点儿事。”铁柱问：“什么事？”书记指了指桌上的床单：“你知道夏大夫的床单是谁弄埋汰的吗？”铁柱看了一眼，也明白了个大概，笑着说：

“不知道。”书记说：“真不知道？”铁柱说：“真不知道。”书记晃了晃头，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做事得注意影响，弄到别人的床上，多烦人，好说不好听！”铁柱听出了书记话里的意思，火气顿时烧了上来：“听你的口气，这事是我干的？”书记说：“我没说是你干的，找你调查。”“找我调查个屁！她的床咋埋汰的她自己知道，跟我啥关系！”书记说：“她回家了，是别人干的。”“谁干的你找谁，我倒想干，她让吗？”书记说：“你咋这么说话？”铁柱说：“我就这么说话，谁干的谁偏得，我不知道！”说完气呼呼地摔上门走了。

铁柱出来路过场长办公室，场长瞪了铁柱一眼：“你进来。”铁柱就进了屋。场长说：“瞧你干那砸砸事儿，咋整到人家被上去了。”铁柱说：“我干啥砸砸事了？谁整的？”场长说：“你别装糊涂了。你和大梅那点事儿谁不知道！”铁柱说：“我跟大梅啥事儿？你抓住了？”场长说：“我懒得管你这破事儿，人家守山都看见了。”铁柱问：“守山跟你说的？”场长说：“是守山说的，你咋地？”铁柱说：“他乐意说啥就说啥，我不在乎，反正夏大夫的事我不知道，不是我干的。”

铁柱走出林场办公楼，心里憋了一肚子气，站在林场门口喘了一会儿，正好看见守山往卫生所走，就攥着拳头跟了过去。

铁柱走进卫生所，听见二梅在和守山对话。

“守山哥，我跟你说过了，咱们是熟人，不用绕弯子，你就别废心思了。”

“我爸已经跟你爸说了，你爸都同意了，你为什么不

同意？”

“你别总拿我爸卡我。我爸同意我也不同意。爱情这东西讲缘分，说不出什么原因。”

“难道你一辈子不找婆家？”

“这事与你无关。你以后别总到这里来，别人看见了不好。”

铁柱听到这，对守山的愤恨又陡然增添了几重，抬起脚来踹开了房门……

青林听到喊声跑过来，铁柱已经把守山逼到了墙角。铁柱手里抡着一个棒子，打狗一样撵守山。青林冲上去，拦腰抱住了铁柱。铁柱的棒子疯狂地飞舞，棒子头回过来砸到了青林的肩上。青林急了，一股猛劲把铁柱摔到了地上，夺下了他手中的棒子。

守山的样子有些惨，脑门子出了一道口子，血流到了脸上，气得一句话说不出来。

青林把守山扶进屋，让二梅给他包扎。包扎完了，青林说：“我送你回去吧。”便拉着守山走了。

从守山家回来，青林觉得肩膀有点儿疼，揭开衣服一看，已经红肿了，就去了卫生所。

铁柱已经走了，只有二梅一个人在屋里沉默着。二梅见着青林问：“怎么样？”青林说：“没事，过两天就好了。”二梅说：“多亏你来了，差点儿没出人命，真吓人。”青林坐到凳子上，看了一眼二梅问：“他们因为什么打起来的？”二梅说：“不知道。”说完就低下了头。青林说：“我这也有人打坏了。”

二梅问：“哪？”青林说：“这。”掀开衣服让二梅看。二梅看了一眼说：“淤血了，你过来，我给你擦点儿药水。”

青林坐到地中间让二梅擦药水。二梅站在青林的对面，把腰弯下来，青林觉得有一股异香迎面扑来，直往鼻孔里钻。青林心里得意，看着二梅的腰肢在自己的眼前扭动，双手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。二梅问：“疼吗？”青林忙说：“不疼。”仰起头来看二梅，二梅说：“别动。”青林就不动了……

入冬以前，车队有些车要大修，大修后的车要磨合，磨合的指标是500公里。青林开着磨合车，在林场里来回打转转，迎面看见二梅向自己招手，就一溜烟跑了过去。二梅上了车说：“去我大姐家，帮我拉张桌子。”青林问：“往哪儿拉？”二梅说：“我家”。

青林和二梅去大梅家拉写字台。回来的路上，青林突然想起什么，问二梅：“你夏天的时候怎么走到贮木场去了？”二梅说：“不怎么，想散散步，就无意绕到那去了。”青林“哦”了一声，接着说：“看来铁柱说的真对。”“铁柱哥说什么？”二梅问。青林顿一下说：“缘分。”二梅问：“你也相信缘分？”青林说：“相信。”二梅不说话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二梅突然问：“什么是缘分？”青林想了想，十分肯定地说：“缘分就是偶然之中的必然。”

二梅瞅了青林一眼，对此未置可否。

到了二梅家，青林把写字台搬进屋。二梅的母亲见着青林十分热情，笑着说：“青林，你给送来了。”说着就要往地下下。青林把老太太拦在了床上。

二梅的房间很干净，一看就是女人的天地。青林摆完桌子，二梅一指自己的床说：“坐这。”青林看了看雪白的床单，一拍屁股说：“别坐这了，我这一身都是灰。”二梅说：“没事，你挺干净，不像别的司机满身是油。”青林说：“没办法，干这活干净不了。”便坐到了一个凳子上。

二梅从母亲的房里拿来一条烟让青林抽。青林抽烟，二梅把纸箱里的书往写字台上摆。二梅摆书，一会儿蹲下，一会儿站起来，肩上的长发一会儿滑到脸上，一会儿让她理到脑后，青林看得极投入。

“这本书你喜欢吗？”二梅回过手递给青林一本书。青林接了书，看是《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集》。

“这是本好书，借我看看。”

“你拿去吧，别不还就行。”

“哪能呢，我还想再借呢。”

老姜头回来了。青林看见他，急忙说：“姜师傅，你回来了。”老姜头没接青林的话茬儿，在屋里四下撒目了一遍，说：“车磨合得咋样了？”青林说：“还有点儿冒蓝烟。”老姜头抹过身说：“再磨合两天就好了，快去吧。”走到门口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别开得太猛。”

老姜头出了屋，青林要走，二梅说：“没事，你别听我爸的，他就这样。”青林说：“不行，师傅的话不能违抗。”二梅把那条烟让青林拿着，青林不肯，二梅小声说：“我爸不抽这种烟，留着也没用；你也少抽点儿，抽烟没好处。”青林接了烟走了出来。